

橙皮、橙汁、橙籽

作者: 慘汁酒田

Powered by [紙言](#)

Ch.1-橙

是咁的，我叫阿橙，今年四十歲。

你冇聽錯，真係叫阿橙。阿爸阿媽改我呢個名，話因為我出世嗰陣塊面好似個橙咁圓，加上我阿媽大肚嗰陣成日食橙。就係咁簡單，冇乜特別含意。

不過我份人，同個名一樣。
睇落好普通，但係切開入面，一瓣一瓣，全部都係甜酸苦辣。

而家嘅我仲係單身，喺香港一間物流公司做緊文職。每日返工放工，對住電腦，打單、跟單、覆email。呢份工，穩定，唔使點用腦，但係悶到抽筋。你問我點解會做呢份工？因為我唔敢再創業，唔敢再賭一鋪。

我試過。試過好盡力咁去追一個夢。結果呢？
夢醒咗，我輸咗，輸得好徹底。

嗰陣我廿八歲，正值壯年，成個腦都係理想。
我覺得自己可以做出一啲嘢，創一個屬於自己嘅品牌，過一種平淡但係實實在在嘅生活。

結果，生活冇俾到我想要嘅嘢，反而一巴二巴咁搵醒咗我。

Ch.2-廣州仔

嗰陣，我喺一間中型物流公司做文員。

做物流之前，我做過唔少嘢。餐飲樓面、廚師、主任、cafe水吧、甜品師，總之同食有關嘅，我大部分都撈過。我份人做嘢好認真，唔鍾意求其其。就算係洗杯，我都會洗完再抹到冇水漬先放返好。啲人話我挑剔，我話呢個叫基本要求。

點解會轉行做物流文職？因為我想學多啲嘢。做餐飲嗰陣，成日對住個廚房，但係我發現，一間舖頭要成功，唔單止要好食，仲要識管理、識計數、識睇市場。所以我走去做物流文職，想學吓後勤運作、供應鏈管理啲嘢。

我好清楚自己想做咩。開一間屬於自己嘅舖頭，做自己嘅品牌。

喺公司入面，我認識咗周仔。

周仔係廣州人，花名叫「廣州仔」。佢大我幾歲，人生經歷豐富到可以出書。佢喺廣州開過零售店，執咗。嚟到香港，又開過一間外賣快餐店，又執咗。最後同我一樣，做咗打工仔，入咗呢間物流公司。

「喂，阿橙，你知唔知我呢世人最叻係咩？」
佢有一日喺pantry同我講。

「咩呀？」我問。

「執笠。」佢笑住講，但係笑容有啲苦澀。

我忍唔住笑咗出嚟。

「你唔好笑呀，我係認真嘅。」佢話。「我開過兩間舖，兩間都執。但我唔覺得自己失敗。我學到嘅嘢，比任何MBA都多。」

我望住佢，忽然覺得，呢個人好有意思。

我哋開始熟絡起嚟。放工會一齊食飯，食飯會一齊傾計，傾計會傾到唔捨得走。我哋傾嘅，全部都係夢想——開舖頭、做品牌、點樣做得有特色、點樣做出一間真正屬於自己嘅餐廳。

「阿橙，我睇好你。」周仔有一晚食飯嘅時候好認真咁同我講。「你份人做嘢認真，有要求，但又唔會死板。你係做餐飲嘅料。」

「我都睇好你。」我話。「你夠膽搏，人脈廣，又有經驗。我哋如果一齊做，應該有得諗。」

就係咁，我哋開始認真傾開舖嘅事。

傾咗三個月，做咗好多research，最後，我哋決定：辭工，去廣州開一間家庭餐廳。

Ch.3-不存在的異地人

決定辭工嗰日，我個心好亂。

我辭咗份穩定嘅工，要去一個唔熟悉嘅城市，開一間唔知會唔會成功嘅舖頭。呢個決定，喺好多人眼中，係好傻嘅。但係我同自己講：阿橙，你唔試，你永遠都唔會知。

周仔比我更加灑脫。佢話：「我已經試過失敗兩次，唔爭在多次。更何況，今次有你。」

我哋去咗廣州，開始搵舖位。

搵咗好耐，最後喺一條唔算旺但係有少少人流嘅街，搵到一個地舖。個舖位唔大，但係四四方方，好實用。我哋決定用佢嚟做一間「家庭餐廳」——早上賣台式飲品、蛋糕、港式小食早餐，夜晚就做燒烤啤酒。

「呢個設計好。」周仔話。「日頭賺女人錢，夜晚賺男人錢。早晚都殺。」

「你講到好似開賭檔咁。」我笑住講。

「做生意就係咁㗎啦，阿橙。」佢拍咗拍我膊頭。「你估真係開善堂咩？」

舖位搵好之後，就開始裝修。我哋兩個乜都親力親為——設計、買料、監工、埋數。周仔成日話我「挑剔」，但係佢知道我嘅挑剔係啱嘅。一間舖頭嘅細節，就係佢嘅靈魂。

「你睇吓呢個燈光。」我話。「要暖色，唔好太白。太白會令到啲嘢食望落去好假。」

「得得得，你話事。」周仔投降咁講。

搞掂晒裝修之後，就係最麻煩嘅一環——登記做負責人。

喺內地以港人身份辦個體戶手續極度麻煩，要審批好耐.....我同周仔都唔係當地人。周仔雖然係廣州出身，但係佢嘅戶籍已經遷咗去香港，唔符合資格。

「點算？」我問。

周仔諗咗好耐，然後話：「我老婆個細佬，佢係廣州人。可以搵佢掛名做負責人。」

「信唔信得過？」我問。

「佢份人傻更更咁，但係心地好。我老婆話佢最聽佢話。」周仔話。「而且佢對做生意完全冇興趣，淨係想搵個名義出嚟幫吓手，順便逗份人工。」

我突然間諗到個主意：「既然要佢掛名，不如將我哋兩個都隱藏喺後面，用另一個身份去幫佢做嘢。」

「咩意思？」

「即係，佢係枱面嘅老闆，我同你係背後嘅『老闆嘅親戚同朋友』。我係周仔識得嘅朋友，專程過嚟幫手；你係佢姐夫。呢個身份，可以解釋到點解我哋兩個成日喺舖頭出現，又唔使解釋啲錢邊度嚟。」

周仔聽完，笑到眼都眯埋：「屌，阿橙，你果然係做策劃嘅料！」

我後嚟先知道，周仔老婆個細佬，叫陳皮。

佢三十一歲，大我兩年。喺廣州做緊一份銀行嘅後勤，人工唔高，但係穩定。佢份人，表面上傻更更，成日笑笑口，好似對乜都冇所謂咁。但係有啲嘢，你睇耐咗就會發現——佢唔係傻，佢只係唔想出聲。

佢有車，有樓，有廣州戶口。全部都有。

佢架車係白色Benz。舊款，二手，但係Benz就係Benz。

我嗰陣連車牌都冇。每日返舖頭，行路、搭巴士、有時踩共享單車。

嗰陣我冇諗咁多。我只係覺得，呢個世界有人有Benz，有人冇車，好正常。我冇諗過，呢個差距，會同我有任何關係。

我當時唔知道，一個「有Benz」嘅男人，同一個「連車都冇」嘅男人之間，喺一個十九歲女仔嘅世界入面，差距有幾大。

Ch.4-阿蚊

開舖之後，生意慢慢上軌道。眨吓眼就過咗大半年。朝早賣台飲同蛋糕，夜晚做燒烤.....兩段時間夾埋，人流開始穩定。我同周仔每日輪流睇舖，忙到癲，但係好充實。

有一日，周仔話：「阿橙，我老婆個fd個女想嚟做兼職，你可唔可以帶吓佢？」

「幾多歲？」我問。

「十九。」周仔話。「讀完書冇耐，想出嚟學吓嘢。佢屋企喺街市開糧油店，好似話係獨生女，屋企唔等佢份糧開飯，佢純粹想吸收吓社會經驗。」

「好呀。」我話。「叫佢嚟見工啦。」

第二日，佢嚟咗。

佢叫阿蚊。

佢個子嬌小，皮膚白淨，紮住條馬尾，著住一件好簡單嘅T恤同牛仔褲。佢行入嚟嘅時候，有少少怕醜，對眼成日望住地下。

「你好，我叫阿蚊。」佢細細聲講。

「我叫阿橙，係呢度嘅副店長。」我話。「周仔話你想嚟做兼職？」

「係.....我想學吓嘢。」佢望咗我一眼，好快又望咗第二度。

「你以前有冇做過嘢？」我問。

「冇.....」佢搖咗搖頭。「我屋企開糧油店，我間中會幫手。但係正式打工，冇試過。」

「咁你點解想嚟做嘢？」我再問。

佢沉默咗一陣，然後話：「我想試吓靠自己。唔想成日都俾屋企人話我咩都唔識。」

我望住佢，忽然覺得，呢個女仔，有種好真摯嘅倔強。

「好。」我話。「你聽日開始返工啦。不過先講明，我份人做嘢好認真，你唔好用Hea住嘅心態嚟做。」

「我唔會Hea嘅！」佢即刻話，對眼好堅定。

就係咁，阿蚊成為咗我哋舖頭嘅兼職。

Ch.5-師徒

阿蚊第一日返工，乜都唔識。

我教佢做嘢，由最簡單嘅開始。
例如抹枱、執碗、落單。
佢好努力咁學，但有時都會做錯嘢。

「你落錯單啦，呢張枱係要凍檸茶，唔係熱檸茶。」我話。

「對唔住！」佢即刻低頭，好緊張咁道歉。

「唔使成日道歉。」我話。「做錯嘢好正常啫，最緊要係記住，下次唔好再錯。」

佢點咗頭。

日子一日一日咁過，阿蚊慢慢開始上手。
佢記性好，學得快，而且佢有一個好大嘅優點——
佢好有禮貌，對客人都好有耐性。
有啲客好麻煩，成日投訴呢樣投訴個樣，但係阿蚊永遠都笑住咁應對。

「你唔嫻咩？」有一日我問佢。

「嫻咩呀？」佢反問。

「啲客咁麻煩，你仲笑住對佢。」

「哦.....我細個成日聽我阿媽講，做嘢要有耐性，客人永遠係咁嘅。」佢話。「總之我覺得，笑住同人講嘢，總好過同人鬧交。」

我望住佢，忽然覺得，呢個十九歲嘅女仔，原來好成熟。

我開始教佢做一啲更加難嘅嘢。教佢點樣沖咖啡、點樣整簡單嘅甜品、點樣應對唔同嘅客人。佢學得好認真，每次我一示範完，佢就會自己喺度練習。

「你學嘢學得咁快，將來一定好叻。」有一日我讚佢。

佢塊面即刻紅咗：「多謝你，橙哥哥。」

「橙哥哥」呢個稱呼，係阿蚊自己改嘅。佢初初叫我「橙哥」，之後嗌嗌吓就變咗「橙哥哥」。
佢話「橙哥哥」好聽啲、搞笑啲㗎。

我有辦法，唯有由得佢叫。

就咁樣，又過咗大半年。

Ch.6-Endless Story

以下，係我同阿蚊喺舖頭嘅一啲生活片段。
呢啲片段，到而家我仲記得好清楚。

Case1：打爛杯

有一日，阿蚊唔小心打爛咗一隻杯。

隻杯跌落地，碎片散到成地都係。
阿蚊成個人僵咗喺度，塊面白晒，好似就嚟喊咁。

「我.....我唔小心.....」佢把聲震晒。

我方鬧佢，只係走過去，幫手執碎片。

「你行開少少，你著住拖鞋，會界親。」我話。

佢呆咗一下，然後好細聲講：「你唔黐我？」

「黐咩呀？」我話。「隻杯幾蚊一隻，你隻腳重要好多。」

佢冇出聲，只係企喺度，望住我執碎片。過咗一陣，佢忽然跔低，同我一齊執。

「你要戴手套先好執。」我話。

「我知。」佢話。「但係我想幫手。」

我望住佢，忽然覺得，呢個女仔，真係好想做好每一件事。

Case2：第一個蛋糕

有一日，我教阿蚊整蛋糕。

「記住，打蛋白嗰陣要打到企身，唔可以太稀。」我示範畀佢睇。

「咁要打幾耐？」佢問。

「打到你手軟為止。」我笑住講。

佢好認真咁打，打到成個人企咗起身，用晒全身嘅力。結果個蛋糕出嚟，真係似模似樣。

「橙哥哥，你試吓！」佢好興奮咁切咗一件俾我。

我食咗一啖。

「點呀？」佢好緊張咁問。

「.....」我沉默咗一陣。

「唔好食呀？」佢個樣即刻沉咗落嚟。

「可以再鬆軟少少。」我話。「但係以第一次嚟講，已經好叻。」

佢笑咗出嚟，係嗰種好開心、好滿足嘅笑容。

「咁我下次再整好啲！」佢話。

Case3：落雨

有一晚收舖嘅時候，突然落好大雨。

我同阿蚊企喺舖頭門口，望住出面嘅雨。

「你有冇帶遮？」我問。

佢搖咗搖頭。

「我遮你出去路口截車。」我話。

我哋兩個用一把遮，行出路口。雨好大，把遮好細，我半邊身都濕晒。

「橙哥哥，你成個人都濕晒啦！」佢好緊張咁講。

「冇事。」我話。「你返到屋企同我講聲。」

截到的士之後，佢坐咗上車。車開走之前，佢忽然搖低車窗，同我講：

「多謝你，橙哥哥。」

「唔使多謝。」我話。

「你係我遇到最好嘅人。」佢細細聲講，然後架車就開走咗。

我企喺雨入面，望住架車愈行愈遠，個心唔知點解，跳得快咗一下。

Case4：驚喜

有一日，我放工返到舖頭，見到枱面有個蛋糕。

「咩嚟㗎？」我問。

「我整㗎！」阿蚊笑住講。「你記唔記得今日咩日子？」

「咩日子？」我諗咗一陣。

「你生日呀！」佢好大聲咁講。「我問咗周仔，佢話今日係你生日！」

我呆咗。

我自己都唔記得。

「多謝你。」我話，個心好暖。

「我整咗好耐㗎！」佢話。「你試吓！」

我食咗一啖。今次個蛋糕，真係好食咗好多。

「點呀？」佢問。

「好好食。」我話，好真誠咁講。

佢笑到對眼都眯埋，呢個笑容，成個舖頭都光晒。

Case5：粉色不死花

之後冇幾耐，就係七夕。

其實我份人，從來都唔興過呢啲節日。

但有陣時，啲嘢就係咁橋。我喺小紅書度，見到阿蚊喺一條好靚嘅名牌頸鏈貼文度留言：「好靚呀...如果有人送俾我就好喇。」

我望住個post，記喺心入面。

之後我趁有日放假，特登返咗香港一轉。我方同任何人講，自己一個去咗尖沙咀。

我買咗一條名牌頸鏈。冇錯，就係阿蚊鍾意嗰條。

買完頸鏈之後，我又去咗專櫃，買咗一套正品嘅護膚品。佢成日喺舖頭度補防曬，我知佢好緊張自己嘅皮膚。呢套嘢，佢平時一定唔捨得買。

最後，我去咗花墟，買咗一束精品不死花。

不死花，好靚，唔會凋謝。我揀咗佢最鍾意嘅粉紅色。

七夕嗰日，我將三樣嘢擺喺佢做嘢嗰個位度，下面壓住張紙仔：

「七夕快樂。雖然我唔信牛郎織女，但係我信你。」

佢返到舖頭，行到自己個位，見到三樣嘢嗰陣，成個人呆咗。

「橙哥哥.....」佢拎起條頸鏈，望住我，對眼好紅。

「你鍾唔鍾意？」我問。

「你點知我想要呢條頸鏈㗎？」佢問。

「你估吓。」我笑住話。

佢望住我，然後好開心咁話：「你成日都係咁。」

嗰日之後，佢成日都戴住我送佢嗰條頸鏈。

Case6：紅色心心

有次，舖頭餐廳入面冇乜人，我同阿蚊一齊食飯。

食完飯之後，我哋冇即刻執枱，而係坐喺度傾計。傾緊嘅嘢，都係啲好無聊嘅話題。邊間舖頭啲嘢好食、邊套戲好睇、邊首歌好聽。

阿蚊忽然望住我部電話。

「橙哥哥，你個電話殼後面嗰個係咩㗎？」佢問。

我部電話，用緊一個透明殼。個殼同電話中間，夾住一張用一百蚊人民幣摺成嘅紅色心心。

「哦，呢個呀。」我話，將部電話遞俾佢睇。

「好搞笑，點解你會有舊咁嘅嘢嘅？」佢問。

「有次搵唔到散紙，就用咗張一百蚊人仔嚟摺。反正嗰陣已經好少用現金，摺起佢當應急錢都好。」我話。「點知一夾就夾咗咁耐，都有拆。」

佢拎住我部電話，望住個心心，對眼好亮。

「你識唔識摺呀？」佢問。

「我摺嘅又點會唔識？」我笑住話。「睇住啦。」

我拆開個心心，變返一張一百蚊人民幣。然後，我睇枱面度，一吓一吓咁慢慢摺返。

阿蚊好認真咁望住我摺，好似睇緊一個好神奇嘅表演咁。

「你摺得好靚㗎。」佢話。

「呢啲叫冇事業線嘅手工。」我笑住講。

摺好之後，我將個紅色心心放喺佢手心裡面。

「送俾你。」我話。

佢呆咗。

「送俾我？」佢問。

「嗯。」我話。「你話你鍾意，我送俾你。不過你唔好拆佢嗰，因為佢係一個『應急錢』，亦都係一個『心意』。你唔夠錢用嗰陣，就拆咗佢啦。」

佢望住手心裡面嗰個紅色心心，沉默咗好耐。

然後，佢笑咗，係嗰種好驚喜、好開心嘅笑容。

「多謝你，橙哥哥。」佢細細聲講。

「我唔會拆㗎。我要留返佢做紀念。」

「一百蚊全日嘅人工囉嗰，咁都唔拆呀？傻㗎你」我笑住問。

「一百蚊點比得上你送俾我嘅心意。」佢話。

佢好小心咁，將個心心放入自己個袋仔，仲拍咗兩吓，好似驚佢會跌出嚟咁。

我望住佢，忽然覺得，呢個女仔，真係好容易滿足。

一百蚊人仔摺成嘅心心，就令到佢咁開心。

但係，我當時唔知道，
呢個紅色心心，係我哋之間唯一一樣，
可以留返落嚟嘅嘢。

Ch.7-表白

日子一日一日咁過，我發覺，我對阿蚊嘅感覺，已經唔單止係「照顧」咁簡單。

我好期待每日返到舖頭見到佢。我鍾意聽佢啖我「橙哥哥」。我鍾意見到佢笑。我鍾意佢努力學嘢個樣。

我知道，我鍾意咗佢。

但係，我唔知佢點諗。

佢得十九歲，我已經廿九。我大佢成十年。喺廣州呢個地方，三十歲仲未結婚，已經俾人覺得「年紀大」。我唔知佢會唔會介意，更加唔知佢屋企人會點諗。

有一晚收舖之後，我鼓起勇氣，同佢表白。

「阿蚊。」我叫佢。

「嗯？」佢望住我。

「我.....有啲嘢想同你講。」我把聲有啲沙。

佢望住我，好似感應到啲咩咁，塊面開始有少少紅。

「我鍾意你。」我話。

佢冇出聲，只係望住我，對眼好大，好清澈。

「我知道我大你好多，我知道你可能覺得我好奇怪。」我繼續講。「但係我控制唔到。我每日返到舖頭，最想見到嘅人，就係你。我教你做嘢嘅時候，其實我好開心。我.....我真心鍾意你。」

佢沉默咗好耐。

然後，佢笑咗。

「橙哥哥，你知唔知，我等咗你呢句說話好耐。」佢細細聲講。

我成個人呆咗。

「我.....我都鍾意你。」佢講完，成塊面紅到好似個番茄咁。

我望住佢，忽然之間，覺得成個世界都變得好唔真實。

「你講真？」我問，把聲有啲震。

「嗯。」佢點咗頭。「由你第一次教我沖咖啡嗰陣，我就覺得你好特別。你同其他男人唔同。你唔會

因為我細個就睇小我，你唔會因為我做錯嘢就鬧我。你好認真，好溫柔。你.....你係我見過最好嘅人。」

我攞住佢，佢嘅手亦都慢慢放上我背脊。

如果可以嘅話。

我希望時間永遠停留呢一刻。

Ch.8-一家之主

同阿蚊一齊之後，我好快就同佢父母提親。

佢屋企人，喺街市開糧油店。佢阿爸係一個好傳統嘅男人，阿媽就比較溫和。佢哋知道咗之後，反應好冷淡。

「你幾多歲？」阿爸問我。

「廿九。」我話。

佢沉默咗好耐，然後話：「你大我個女成十年。」

「我知。」我話。「但係我會照顧佢，我會俾最好嘅嘢佢。」

「你喺廣州有冇樓？」佢問。

「未有。」我話。「但係我同周仔開咗間舖頭，生意愈嚟愈好，好快就會有成績。」

「你話間舖？邊個嘅名咩？」佢問。

我沉默咗一陣，然後話：「暫時係用周仔親戚嘅名登記.....但係實際營運係我哋兩個。」

「哦，即係唔係你嘅。」佢笑咗一下，嗰種笑，好諷刺。「生意呢啲嘢，今日好聽日未必好。我個女得十九歲，啱啱先出社會。你咁大個人，唔應該阻住佢。」

「我冇阻佢。」我話。「我成日都教佢嘢，我哋一齊進步。」

「你教佢嘢？」阿爸笑咗一下，嗰種笑，係好諷刺嘅笑。「你教佢啲咩？教佢點樣同個大十年嘅男人一齊？」

我個心沉咗落嚟。

阿媽就比較溫和，但係都係嗰句：「阿橙，你明唔明白，父母梗係想個女搵個年紀差唔多、條件好啲嘅人？你而家咩都未穩定，我哋點放心？」

「我會努力㗎！」我話。「你哋俾個機會我，我會證明俾你哋睇！」

佢哋冇應承，亦冇拒絕。佢哋只係話：「等我哋諗吓。」

呢個「諗吓」，一諗就諗咗好耐。

阿蚊同我講：「你唔好理我阿爸阿媽點講啦，我係同你一齊，唔係同佢哋一齊。」

「但係我想佢哋認同我。」我話。

「佢哋慢慢就會接受㗎啦。」佢安慰我。「你咁好，佢哋一定會鍾意你。」

我竟然天真到信咗佢。

Ch.9-看到的__是黑白

有一晚，周仔好夜先打俾我。

「阿橙，你瞓咗未？」佢把聲好沉重。

「未。做咩呀？」我問。

「我.....我頭先返舖頭擺嘢，發現咗啲嘢。」佢講得好慢，好似好難開口咁。

「咩嚟㗎？」我開始有啲唔好嘅預感。

「你聽日返嚟舖頭先，再同你講。」佢話。

「做咩唔而家講？」我問。

「我唔知點樣喺電話同你講。」佢話。

第二日，我返到舖頭。

周仔企喺辦公室入面，塊面好黑。

佢見到我，開咗個電腦，播咗段CCTV嘅影片俾我睇。

畫面入面，係打烊之後嘅廚房。

燈光好暗。廚房中間嗰張不鏽鋼工作枱，係我每晚收工前，一定要用白醋抹到冇一滴水漬、光到可以照出人影嗰張。

阿蚊趴喺上面。

佢條頸度，仲戴住我特登返香港買俾佢、七夕先親手幫佢戴上嘅嗰條名牌頸鏈。

吊墜喺暗淡嘅燈光下發亮，隨住佢咁嘅動作，喺我抹得最乾淨嘅不鏽鋼枱面上，一吓、一吓咁輕輕撞擊。

嗰條頸鏈，嗰張枱。

我望住個 mon，成個人企咗喺度。

個腦一秒之內變咗一片空白，耳邊只係剩低自己極度沉重嘅心跳聲。

佢同一個男人喺度。

嗰個男人，我認得佢件衫。灰色Polo，領口有少少褪色。佢尋日著住同一件衫嚟舖頭，笑笑口同我講「橙哥，今日生意好㗎」。

佢係周仔老婆個細佬。

陳皮。

我哋舖頭嘅掛名老闆。

有車有樓有廣州戶口嗰個。

佢唔係廚房佬。佢只係一個有時會嚟鋪頭幫手、有時會逗留到好夜嘅「老闆」——枱面上嗰個。

佢哋喺廚房入面.....做愛。

「我尋晚收鋪後返嚟擺嘅嘢，聽到廚房好似有啲聲但走入去開燈又唔見有嘢後來我查返」

我有出聲，個腦海空白晒，已經聽唔到廣州仔之後講咗啲乜。

我只係望住個mon，望住阿蚊同嗰個男人。

「阿橙.....」周仔叫我。

「我.....我想出去行吓。」我話。

我走出鋪頭，行喺廣州嘅街上面。

Ch.10-精準的失控

我行咗好耐好耐。

條街好長，但我完全唔知自己行咗去邊。
我個腦入面，不斷重複播住CCTV嗰個畫面。

阿蚊。佢同嗰個男人。
佢哋嘅表情，佢哋嘅動作，佢哋嘅聲音。

我覺得自己好似俾人拎把刀插入個心度，再擰咗幾吓。

我諗返起《頭文字D》入面嘅藤原拓海。

佢同夏樹拍緊拖嗰陣，成日見到佢同另一個男人喺架Benz
入面。拓海佢唔敢相信，亦唔肯相信，直到最後，佢親眼睇到晒。

嗰種感覺，我而家完全明晒收到晒。

唔係嬲，唔係憎，而係一種崩塌。

我企喺街邊，望住馬路上嘅車來車往。

有一架白色Benz駛過。我望住佢，個腦入面浮現一個畫面——阿蚊坐喺嗰架Benz嘅副駕駛座，陳皮揸住軚盤，兩個人都喺度笑。

我諗起《頭文字D》。

拓海揸86，夏樹上咗一個開Benz嘅男人嘅車。佢以為自己係主角，但係原來喺夏樹嘅世界入面，佢只係一個「暫時」。

我連86都冇。

我淨係得一個「橙哥哥」嘅稱呼、一隻一百蚊人仔摺成嘅紅色心心、同一間寫住人哋個名嘅舖頭。

我諗起我教阿蚊沖咖啡嗰個下午。佢望住我嘅眼神，好認真，好專注。我以為嗰種眼神，叫「欣賞」。

但係原來，嗰種眼神，可能只係一個十九歲女仔，望住一個「暫時對佢好」嘅人嘅眼神。

一個冇車冇樓冇戶口嘅人，對佢幾好，都只係「暫時」。

然後唔知點解，我腦入面彈咗句網上睇過嘅嘢：

「開86能嘗到夏樹的甜——開賓士能嘗到夏樹的鹹。」

開86嘅人，教佢沖咖啡、送佢頸鏈、用一百蚊人仔摺心心俾佢。

開Benz嘅人，唔使教佢任何嘢，淨係需要有一架Benz。

我連86都冇。

我居然仲笑得出一聲。

但係笑完之後，我覺得自己更加仆街。

成個世界，忽然之間變得好唔真實。

時間過得好慢。

啲路人完全睇唔到係咩樣——

生果檔嘅廣播重重複複，我聽唔到佢講乜春——

孩童大膽咁揸住架電動車衝過嚟，我冇反應——

回鄉探親嘅兵哥禮貌問我路，我求其指住一邊——

路邊性感姐姐問我嘢，我望都冇望——

你一直相信嘅嘢，你一直珍視嘅。

原來全部都係假嘅。

我行到成個人劫晒，坐咗喺路邊個爛石級上邊。

我拎咗部電話出嚟，想打俾阿蚊。

但係我望住個電話，好耐好耐，都冇揸落去。

我唔知應該講咩。

「點解？」如果我打俾佢，我淨係想問呢一句。

點解？

點解你要咁做？

點解你要同一個已婚嘅男人？

點解你講過鍾意我，但又咁樣對我？

我合理眼，深呼吸咗好耐。

但係，個電話都冇打出。

隻手指停咗喺撥號上邊好耐好耐。

手不停震。

然後我選擇熄埋部機。

唔係嬲。

唔係憎。

係成個人，由最入面，精準咁碎咗。

我想靜吓。

因為我知道，就算去問阿蚊，都冇意義。

你用時間爭取夢想嘅同時，
歲月同愛情，照樣將你玩到殘。

Ch.11-夢醒時分

之後嗰段日子，我有再主動同阿蚊講嘢。

佢有搵過我，有send過訊息俾我，有打過電話俾我。但係我有回覆。

周仔問我：「你諗住點？」

我話：「我唔知。」

「你唔想問吓佢點解？」周仔問。

「問嚟做咩？」我話。「我曾經相信，堅持做好我自己，總有一日有人欣賞。但我最終先知道，付出唔一定等於回報，愛情其實係一場高風險嘅賭博。」

周仔話：「唉，呢個真呀。我都唔知點解我咁兜痞咁失敗，我老婆仲跟我，我真係幾世修到。」

佢停咗一停，然後話：「咁間舖頭呢？」

我沉默咗好耐。

最後，我話：「我想執咗佢。」

周仔冇反對。佢知道，呢間舖頭已經俾太多唔開心嘅嘢包圍住。

我哋開始執拾，開始搵人頂手，開始處理舖頭嘅嘢。成個過程，我好似一個機械人咁，冇任何感覺。

阿蚊有嚟過舖頭幾次。佢企喺門口，望住我，對眼紅晒。但係我有出聲。

「橙哥哥.....」佢叫咗我一次。

我有應佢。

只係望咗佢一眼，見到佢條頸上面，仲戴住我送嗰條頸鏈。

佢企咗好耐，最後走咗。

嗰次之後，我有再見過佢。

舖頭好快就結咗業。周仔話：「阿橙，我哋輸咗。」

我笑咗一下，但係個笑容，好苦澀。

「係呀，輸咗。」我話。

「你後悔嗎？」周仔問。

我諗咗好耐，然後話：「我方後悔跟你嚟咗呢度。但係我後悔信錯人。」

周仔冇再講嘢，只係拍咗拍我膊頭。

舖頭頂咗俾一個做飲食嘅商人。過手嗰日，我返去執埋最後啲私人物品。

陳皮都有嚟。佢企喺舖頭門口，冇入嚟。佢望住我，個樣有啲尷尬，好似想講啲乜，但係最後都冇出聲。

我行過佢身邊嗰陣，我停低咗。

「你架Benz，幾多cc？」我問。

佢呆咗一下，然後話：「二千五。」

「好車。」我話。

然後我行咗。

我方問佢「點解」，因為我知道，就算佢答咗，都冇意義。

一架二千五cc嘅Benz，同一個連車牌都冇嘅男人之間，十九歲嘅女仔會揀邊個？

呢條問題，根本唔需要問。

Final-甜酸苦辣

而家，我四十歲。

我喺香港做緊物流文職，每日返工放工，對住電腦打單。公司有個後生女同事，成日問我做咩唔結婚，我通常笑笑口話「搵唔到」。佢唔知，我唔係搵唔到，我係唔想再搵。

周仔同佢老婆留咗喺廣州，日日都過住啲慢活生活，其實都幾羨慕佢。我哋間中都會聯絡，但係好少再提以前嘅事。

有陣時，我會諗起阿蚊。

我會諗起佢嗌我「橙哥哥」嗰把聲。我會諗起佢整蛋糕俾我食嗰個樣。我會諗起佢喺雨入面同我講「你係我遇到最好嘅人」。

我會諗起嗰條名牌頸鏈，諗起嗰套護膚品，諗起嗰束不死花。

我會諗起嗰個用一百蚊人仔摺成嘅紅色心心。

我會諗起佢當時望住個心心嗰個笑容。

然後，我會諗起CCTV嗰個畫面。

呢啲嘢，全部都好矛盾。
好想永遠記住，同時好想將呢段回憶忘記。

我唔知我仲嬲唔嬲佢。

我淨係知道，佢改變咗我。

我份人到依家仲係咁鬼認真，但係我唔會再將所有嘢都放喺一個人身上。
我唔會再咁天真咁，相信一個人。

我夢想過創一個品牌，過一種嚮往嘅生活。

但係而家，我寧願平淡。

平淡，至少唔會再痛。

有陣時，我會經過一啲家庭餐廳，見到入面嘅人食緊飯、笑緊、傾緊計。

我會企喺出面望一陣，然後繼續行。

而家我喺香港，依然冇車。

有時收工，我會企喺巴士站等車。見到啲後生仔揸住架Tesla經過，我會諗起陳皮架白色Benz。

但我已經冇乜感覺。

因為我終於明白，一架車，唔會令你成為一個更好嘅人。
只會令你成為一個「有車嘅人」。

而嗰個「有車嘅人」，最後都係要喺廚房入面，被一個CCTV鏡頭先可以「留低」一個女人。

我呢？

我至少有一個故事。

我唔知我仲會唔會再創業。

但係我知道，如果有一日我真係再試，我唔會再俾任何人有機會傷害到我。

因為我學識咗一樣嘢：

夢想，係要付出代價嘅。
而愛情，就係最昂貴嗰種。

(《橙皮、橙汁、橙籽》全文完)

後記：本人感想

呢個故事，係我嘅往事。

你問我有幾多係真，有幾多係假，我唔會答你。
因為回憶呢樣嘢，本身就係真假難分。

我只可以講
有啲嘢雖然係9up
但講嗰陣係有少少痛。

但係9up完，我好似好咗少少。

因為我終於可以將呢件事，由一個「傷口」，變成一個「故事」。

多謝你咁有耐性睇到呢度。

有人問我，究竟係「廚房佬」定係「掛名老闆」？

我覺得唔重要。
因為有啲真相，寫出嚟會太痛。

痛到連我自己都頂唔順。

一架Benz、一個戶口、一層樓——呢啲嘢，我全部冇。

我淨係得一個故事。

而呢個故事，淨係俾你睇。

多謝你。